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孝第二

晉王祥字休徵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
由是失愛於父母每使掃除牛下祥愈謹父母有疾衣
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
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

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
瘁杖而後起位至太保

曹志為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
常

李喜初辟太傅屬因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喜母病篤
乃竊踰泣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節操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
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

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食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菴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

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遠察臣孝廉後
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
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
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
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
矜恤況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

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
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
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
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
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
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

微志庶劉儵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位至漢中太守

荀顛為司空年踰耳順孝養烝烝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

何曾有清德傳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宗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
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
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
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
侯見之矣位至太傅

李宣伯遼東襄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
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從
宣伯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

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婚娶後有隣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服制燕國徐邈與之州里以大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宣伯遂絕房室常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宣伯既幼孤母有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

一云敏生宣伯而遣妻宣伯不識生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

也

郟詵為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

樞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
拜哭養雞種蒜竭其力術喪過三年有馬八匹輿棺至
冢負土成墳

傅咸自尚書左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
之官自表解職

羊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遭母憂長
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位至征南大將軍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

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

許孜東陽吳寧人二親沒哀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獨宿墓所列植松柏巨五六里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

餘具孝感門

子玉亦有孝

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褒父亡作筭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

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州郡禮辟令
具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或有斬其墓栢莫知
其誰乃召隣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
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為之
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初衮父誡衮以酒每醉輒自責曰
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
人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衮每拜之

孫晷富春人以孝行聞父母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

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
籃輿曷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
隱息以待不令主人知之

王戎字濬沖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
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
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不免減性之譏
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
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

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
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
斷賓客

王接字祖游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
哉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位征虜將軍司馬

傅宣字世引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

閻纘字緒伯博覽墳典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
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

十餘年繼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

王況字處道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位尚書令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禮位折衝將軍

盛彥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仕本邑小中正

鄭默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

山濤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

韋忠平陽人也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

而造之皆託行不見

王堪遭父喪居於墓次位汝南內史

荀崧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雒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屍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密山

潘尼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任位太常卿

嵇紹字延祖中散大夫康之子十歲而孤以父得罪
靖居私門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
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使役以他人不如己之誠至也
位至侍中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
每至忌日則悲啼三旬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常以蒲穰
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之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
母彌謹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之盛寒體無全衣而親

極滋味

劉殷七歲喪父服喪三年未曾見齒事曾祖母王氏以孝聞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

桑虞魏郡黎陽人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用糝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諸兄仕於石

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耻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
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

范粲為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
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涇令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
馬東關之役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
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
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

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哀
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及雒京傾覆寇盜蜂起親
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墓龍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
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王長文廣漢人州府辟命皆不就後成都王穎引為江
原令或問曰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
為身也

庾闡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在項城
永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冠絕酒
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
不行位吳國內史

王允之為建武將軍錢塘令以父舒卒去職既葬除義
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
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興

嶠字

海內名士不免作中

書令吾羣從死亡畧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

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

陶侃為荊州刺史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
作史侃每飲酒有定限當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
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
踰

何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
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贍
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縣涇縣令司

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
卞壹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
辭不受元帝遣中使敦逼壹牋自陳曰壹天性狷狹不
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為中書令時壹
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
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為苟晞
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冀得
託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冀暫

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臬縣壺亦
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
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
辭憚聞西臺召壺為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
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為先母所見孤背十二蒙亡
母張所見覆有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業屢空養道多
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私無
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

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隆著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叅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壺後征蘇峻苦戰死之二子盱眙見父沒相隨赴賊見害壺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其子盱

散騎侍郎矜弟盱奉車都尉矜母裴氏撫二子屍哭曰
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哉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
死于君子死于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嘗手不驅蚊懼其去已
而噬親

何充為東陽太守以墓被發去郡

臣欽若等曰以墓
謂其親之墓詔徵

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令

劉超為射聲校尉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

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

鄧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正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位右僕射

吳隱之字處默遭母喪哀毀過禮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位金紫光祿大夫

應詹字思遠魏侍中璩之孫詹幼孤為祖父所養年十

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位平南將軍

祖約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位光祿大夫

顧衆字長始驃騎將軍榮之族弟父祕交州刺史衆出後伯父早喪終事伯母以孝聞位尚書僕射

范汪父早卒少孤貧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位安北將軍

陸暄字士光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

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位衛將軍

孔掄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位會稽內史

徐邈遭父憂邈先患疾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州里傷悼識者悲之位驍騎將軍

張翰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為齊王大司馬東曹掾
郝愔字方回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位司空

謝沉字行思少孤事母至孝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
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

版為參軍皆不就閒居養母不交人事

顧和為國子祭酒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
褚裒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郎喻旨和每見催逼
輒號跳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
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徇義吾在常日猶不屈
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
道貽素冠之議耳康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在總要
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

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高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惺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惺後為丹陽尹封建昌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子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穆帝哀之乃下詔曰惺備為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

王蒙事諸母甚謹俸祿資產常推厚居薄位司徒左長
史

范宣陳留人也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
于墓側

汜毓濟廬人也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
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
庭

桓彝子雲為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

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
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親學醫術究其精
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父喪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
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
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
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位荊州
刺史

桓玄襲父溫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

叔父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

孟陋武昌人也少孤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之曰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

王華父廡王恭舉兵假廡建武將軍令起軍助為聲援及恭罷兵廡怒迴衆討恭戰敗奔走遂不知所在華以

不知廡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
發喪入仕至宋時貴顯一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
不飲酒有讌不之詣若宜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
就之位護軍

劉敬宣父牢之鎮西將軍敬宣八歲喪母輔國將軍桓
序鎮蕪湖牢之叅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
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
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位冀州刺

史

前燕李績字伯陽范陽人父產仕石氏為本郡太守績以風節知名清辨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以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關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惟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以年災歲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

違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喜而恕之
於是獲免

宋孔季恭仕晉為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安帝隆安
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

謝方明有志行晉末孫恩之亂父沖伯父邈皆遇害於
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
舉凶功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雖平世備禮無
以加焉位會稽太守

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
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近驃語綜我不能去汝
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
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
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
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
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
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後為遂昌長

臧燾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燾位光祿大夫

胡藩少孤居喪以孝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位太子左衛率

蔡廓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位禮部尚書

孟懷玉為江州刺史丁父艱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

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已乃見聽

張敷吳興太守邵之子生而母没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噎為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蘇茂度曰我翼譬

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瑯琊顏延之
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
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
問無睽薄暮之人冀其方見慰悅豈謂中年奄為長往
聞問悼心有無恒痛足下門教敦至無實家寶一旦喪
失何可為懷其見重如此

羊崇廣州刺史希子希遇亂被害時崇丁母憂毀瘠過
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

渚門義以小船致之于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

沈曇慶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解言上位祠部尚書

周績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

宗炳字少文南陽徑陽人父由之湘鄉令卒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

謝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

晨昏溫清嘗樂奉膳不闕一時動心戚顏未嘗暫改恐
僕役營疾懈怠躬自執勞母病畏驚一家尊卑感疇至
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
謝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
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為柳建威
長史

賈思會稽諸暨人少有志行母亡未葬為鄰火所逼思
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思及栢俱見

燒死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三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戴顥譙郡銓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顥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滅性因此常抱羸患顥勃並受琴於父父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造五部顥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
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
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
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
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
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
心故未嘗釋衣帕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有
呼其名者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
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遠歸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母兄冢墓儉而有禮以
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
凝侵乃操刀沿海見枯骨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
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
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
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

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者傳之即驗一傳便差
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無所受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
從事不就卒

余齊民晉陵人少有孝行為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
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肉
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至
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
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

便絕

何子平陳郡陽夏人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
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
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
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
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
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顛之為州上綱謂曰尊
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

曰公家正取信黃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
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顛之又勸令
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顛之益重
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後為海虞令母喪去職
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而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
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
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日以數
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雨兄子伯興採

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明帝泰始六年為營家擲十年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

袁彖顛弟子也顛在雍州起事見誅明帝投顛屍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集未嘗離身後廢帝即位乃得改葬顛從叔司徒粲舅征西將軍蔡興

宗並器之

沈演之為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為武康令固辭不允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

沈冲父懷文為晉安王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明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

吳達吳興烏程人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

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隣里以葦
蓆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婦
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埽無
有懈倦逵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
十三棺隣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
而周禮逵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逵一無
所受皆傭力報答焉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聲
之莫非珍新家產即盡賣宅以充之聲之諸子倦怠昭
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聲之事
由此得釋昭先父母皆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
從宗黨嘉其孝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節操隱迹避人唯與同郡范
顛善亦嗜酒相得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
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夾布飲酒眠顛以

卧具覆之百年引去謂顛曰綿定竒溫因流涕悲慟顛亦為之感動

阮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閒居篤學未嘗有惰容位臨海太守

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世道之子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傭貨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辨有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

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糶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理所畢營冢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工乃閑練又自賣工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

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家尤善其事
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
夫直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每至節
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
肉於母前亦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
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
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
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

拜而受之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
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常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
墳墓乃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
自耕墾

沈林子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聲
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強親何為空自殄滅林子曰家
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誓未復故且苟存耳一
門既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逃伏草澤唯慮及禍而沈

預家甚強富志相陷滅林子與兄晝藏夜出即於所居
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兄六喪儉而有禮位西中郎兵參
軍

虞悰字景豫少而謹正有至性父秀之亡悰東出奔水
漿不入口位正員常侍

雙泰真隨郡人有幹力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召不肯來
後泰真至江陵有以告攸之者因留補隊副厚加料理
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

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畧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徐文伯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位都陽正常侍

秦綿河南人遭母憂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

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袁粲初忤於孝武其母侯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一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後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平珍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孝第三

南齊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父耶利魯郡太守宋文帝元嘉中没于魏懷慎與妻房氏篤愛聞父陷没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耶利後仕魏中書戒懷慎不許如此懷慎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同沒魏模子雖居處

改節而不廢婚冠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
使魏問之曰崔耶利崔模竝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
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迴車欲令忠孝
竝知臣子兩節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祖湛之父聿之竝為宋文帝
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
江縣公見孝武升陛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
公主

張岱仕宋為司徒左西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
官徙貫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
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王寬仕宋明帝泰始初為隨郡太守值西方反父玄謨
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
母猶存在西為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偽太
守劉師念救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

王儉初仕宋為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

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事始不行

顧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帝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禮部郎

劉善明仕宋為直閣將軍時青州沒魏善明母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時

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後廢帝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

劉俊仕宋為散騎侍郎桂陽王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朱雀航戰死俊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項後傷缺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警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

慮深以慘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撤温席
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耶當深顧徃旨少自抑勉建平
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俊初免喪太祖欲
使領父軍召見俊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後轉持
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勔討殷
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俊步道從壽
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俊兄弟以勔死朱雀航終身
不行此路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衛送

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

袁廓之父景攜宋世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此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嘆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

劉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謂親戚曰阿彌便是今世曾子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為瓛娶王氏

穿壁挂履土落孔氏體上孔氏不悅獄即出其妻居父喪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位征北司徒記室

江敦為中書郎敦庶祖母王氏老疾敦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齊臺建為吏部郎太祖即位敦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啟乞自解

蕭惠基仕宋為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為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

褚淵為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為中書令受顧命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時及暮祭乞解職竝不許

賈棲長淵之子淵世傳譜學魏人王泰寶買襲瑯邪譜以淵坐披求當極法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

淵罪棲長位北中郎叅軍

孫琰太原人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
哀之後有疾不使之知也

杜棲為豫章王嶷西曹書佐以父京產年老歸養怡情
壠畝肥白壯長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
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能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
身自看侍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
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禪暮

夜見其父慟哭而絕

顧歡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
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嘗延百人歡早孤每讀
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學者繇是廢蓼莪篇不復
講位揚州主簿

薛淵汾陰人父從安都為宋徐州刺史以彭城降魏親
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武帝即位
淵為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援改嫁長安

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
遣信拘引已得援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
授散騎嘗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
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
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
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訴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
贖母既不得又表陳解職詔不許後魏使至帝為淵致與
母書

江泌濟陽考城人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

劉靈哲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宋泰始中為魏所獲靈哲
為布衣不聽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
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
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
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

蕭叡明南蘭陵人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疾躬禱夕不
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

謝瀹為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為安城內史後為侍
中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武帝勅令速拜別停朝直
張融為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
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父没于魏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
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拔為功曹不就

樂頤字文德為京府叅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戀涕
泣因請假還中路得父凶聞頤便徒跣號咷後遇商人

附載西土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

樂預願弟也性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真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位丹陽尹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塘人年數歲喪所生母謙之父昭之假葬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拔刃殺幼方詣獄自繫

陸厥為後將軍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間被誅厥坐繫尚

方尋有敕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

言不及
敕令

崔慰祖字悅宗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毀不減性正當少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劉懷慰字彥泰父秉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為桂陽王征北拔行叅軍秉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鹽醬冬月不衣絮養孤弟妹寡叔母皆有惠義

陸絳父閒為揚州別駕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閒以
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閒不預逆謀未
及報徐世標令殺之絳時隨閒延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陸慧曉舉秀才歷諸府行叅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
年不仕

劉澗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謙事澗亦謹

王秀之為太子舍人父卒為菴舍於墓下持喪

張冲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

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菓菜流涕
薦焉

劉繪為長沙內史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
食麤糲

劉懷裔晉陵無錫人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
不食鹽菜

薛天生晉陵無錫人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
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謹節年穀饑貴僧遠省飡以供母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戍長安寶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
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沒寶年至二十不婚冠或
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何永廬江潛人也母王氏為父所害永與弟點以此無
官情

宗測南陽人有高尚之志母喪身負土手植松栢

臧榮緒東莞莒人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中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席其珍未嘗先食

沈昭光者昭略之弟也昭略文季兄弟子也與文季同為東昏所害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格殺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剡縣小兒

史失姓名

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

小兒又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

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庾曜父弘遠為江州長史坐與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曜年四歲抱持乞代命遂并殺之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求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王斯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叅之孔稚珪曰何

暇叅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褚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位北
中郎廬陵王長史

鮮于文宗漁陽人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
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
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撰孝子傳
毛惠素為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牀

帳屏幃每月朔十五日向帷悲泣傍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

陶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位大中大夫

梁傅昭父淡初仕宋竟陵王劉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

殷鈞為臨州內史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

手書誠諭曰知此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故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強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廷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唯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資實聞前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

此憂愍謹當循復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繇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猶以頓瘵經時不堪拜受

陸襄父閒初為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閒去之閒曰吾為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閒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為揚州治中以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

司馬換解居之

蔡搏仕齊為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

任昉仕齊為廣陵王記室叅軍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父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迴即嘔血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箇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

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
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昉素強壯腰帶甚
充服闋不可復識

沈約仕齊為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
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約子旋為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為太子僕射復以母憂
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

孔休源字慶緒父珮為齊廬陵王記室叅軍早卒休源

年十一而孤居喪過禮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淚

韋愛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

柳忱字文若愷第五弟也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喪以毀聞位光祿大夫

江蒨為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

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尊母沒後嘗以供奠高祖義師初至此年冬營尊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尊味

鄭紹叔為冠軍將軍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為衛尉卿以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嘗使人節其哭

柳慶遠為征虜將軍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馬仙理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

松栢

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

楊公則字君翼父仲懷宋泰始初為豫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繇此著名

袁昂字千里五歲時父顓仕齊為雍州刺史以叛誅死藏其首於武庫十年始還昂號哭嘔血絕而復蘇從兄

彖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
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
在後為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毀過禮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有孝行頗能屬
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在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
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
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經年
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及寄止一家旦有一姬負

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
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
林不就

張稷字公喬稷所生母劉氏邁疾歷時稷年始十一夜
不解衣而養父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頻
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初劉氏假葬瑯琊黃山後改
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

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韓懷明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
喪與鄉人郭麻香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常一日廢讀獨居
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
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棄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
吾之恨矣家貧嘗肆力以供甘肥嬉怡膝下朝夕不離

母側

王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位金

紫光祿大夫

王份為黃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秘書監
王銓有孝行母病而銓形貌瘦瘠人不復識及居喪哭
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丹陽尹

王僉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除成戎
將軍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

王訓年十三父暎亡憂毀家人莫之識

王瞻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

夏侯亶為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
顧協自丁母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位鴻臚卿

范岫字懋賓早孤事母以孝聞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
以終身

王筠為太子家令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
闋後疾廢久之

王僧孺好學家貧嘗傭書以養母幼時其母鬻紗布以
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僧孺

為中丞拜日引駟清道悲感不自勝

張緬父張策任衛尉卿為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于禮高祖遣戒喻之後為淮南武陵王郡太守母劉氏以父沒家貧喪禮有闕遂終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易衣裳及還都竝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門然如貧素者

江柔之為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子革年十

六喪母亦以孝聞革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恨之

江子一字元貞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位南津校尉

王規字威明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之流涕稱曰孝童

褚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

親表咸異之

褚球為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

褚翔為吏部尚書侯景圍臺城翔於圍內居母憂以哀毀卒

劉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暮口不嘗鹽酪冬止着單布家人慮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嘔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遣省視

劉孺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為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暮以毀卒時年十九謚曰孝子臧盾有孝性母亡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復識服闋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

張嶠父臨青州為土民所害嶠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

范雲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叅軍俄而沈攸之

舉兵圍郢城父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
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
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
送書入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
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齊長史柳世隆素與
雲善乃免之

庾黔婁父亡持喪過禮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
手書敦譬黔婁固辭

劉曇淨解褐安城王國佐嘗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
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
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
祖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
行叅軍父亡後事母尤敦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
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
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于瘞所晝夜哭泣不絕
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

謝蘭字希如年五歲每父母未飭乳媪欲令蘭先飭蘭曰兒不覺飢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嘗自守視譬抑之泰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嘗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土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病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強勸以飲粥蘭初勉強受

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臥而卒時年三十八

褚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疾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江紆父卒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嚴植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

滕曇恭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着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

哀慟

甄恬幼歲喪父哀戚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飴飲之恬不肯

劉惠鏡父元真為淮南太守居郡得罪惠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

庾沙彌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為製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酷禍用是何為既長終身

布衣蔬食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衣不解帶或
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終喪不解
衰經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
見嘉之以補欵令

沈崇儋字思整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儋六歲丁父憂
傭書以養母焉天監初為前軍鄱陽王叅軍事三年太
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儋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儋
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

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詔書擢拜太子洗馬崇儵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而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為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悼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年三十九

荀匠父法超齊中興末為安復令卒於官凶聞至匠號

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
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尤斐起家為鬱林太守征狸賊
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
馳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
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
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眇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
人不復識竟以毀卒

吉玠字彥膚世居襄陽玠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

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盼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盼乃槌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勅廷尉蔡法度曰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取其款實盼詞不移其初見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械更令著一小者盼弗聽曰盼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

祖乃宥其父

沈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弟孝友為鄉里所稱慕

劉香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自居母憂便長斷腥
膾持齋蔬食

劉敦嘗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香之官
沈續父瑀於路為人所殺續布衣蔬食終其身

裴子野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

動家人

賀革為貞威將軍南平太守革性至孝嘗恨祿不及養
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
以申感恩

何點字子皙父鑠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點弟名
胤字子平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

謝幾卿父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
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
禮

臧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

裴之禮居母憂唯食麥飯

庾華字休野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為州黨所稱

劉訐字彥度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
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
昆弟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
者未常不感結流涕

范元琰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

親黨咸異之

劉苞字孝嘗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嘗泣時
世叔父悛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
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歎悲無有他意因
而歔歔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
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
繪嘗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為司徒法曹行叅軍不
就

蕭子範為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

袁樞起家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

袁君正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

何匡胤為侍御史以父疾陳解匡胤侍疾經旬身

不解帶頭不擲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苦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何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

劉融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嘗有音樂後母沒十許年融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終於晉安內史

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

庾子輿為梁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
言淚常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
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仍
禁其哭泣

李孝緒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
數升

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嘗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
以為景昕誠感

何修之有至性父母亡後嘗設一屋一易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三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

劉善明以母陷于魏累為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皆散之親友

賀琛會稽山陰人少精三禮郡補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于墓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

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投稍稍集業

到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孝第四

陳傅繹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位至秘書監司馬申仕梁為邵陵王丹陽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

張種仕梁為武陵王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為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還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莖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常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辨以狀奏聞起為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為具莖禮莖訖種方即吉僧辨又以種年老傍無繼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

徐凌仕梁為通直散騎常侍及侯景寇京師凌父攜先

在圍城之內凌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悵

司馬暘字文昇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號慕過
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致悶絕內外親戚
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
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暘羸瘦歎息
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日羅兒尚爾顛顛使人惻然便
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羅兒即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
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過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內

惟進薄麥粥一升位至司州中正

司馬延義字希忠嵩子也少沉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嵩還都延義乃躬扶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至孿廢數年方愈位至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吳郡吳人字德明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煠嘗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維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

綿帛不食鹽醋日惟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為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竝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癱年竝未五十終于家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為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楊州

議曹從事史

虞荔為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荔母隨荔入臺卒于臺
內尋而城陷情理不申繇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
孔奐遭母憂哀毀過禮時梁室喪亂皆不能行三年之
喪惟奐及吳國張種雖在寇亂中不違法度竝以孝聞
位至散騎常侍

殷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繇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
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慈母養小弟勤劇無

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為中書郎兼廷尉卿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於時甚寒冰雪交下老翁凍死者填溝溝塹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投身而下捧閱舉視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即氣絕行路無不為之流涕即於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位至給事中

殷不佞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梁元帝承聖初為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嘗為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為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至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位至尚書右丞

沈炯為梁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為西魏

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烟儀同三司烟以母在東嘗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留之嘗閉門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承聖二年還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經生妻息誅夷昆季寘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

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
久亡泯兩家侍養惟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茆養臣以
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茅又復矜臣温清所以一年之內
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嚴非欲苟違朝廷遠
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
後喜温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彛憲邦之司直若
或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
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趙趙荏苒未始取

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悽悽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文武刑于四海宏此孝理寸管求天仰歸惟戾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咸維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門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

才為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
思宏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
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睹
朝榮不虧家禮尋勅所司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竝
無廢也

王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
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位
至徐州大中正

岑之敬為征南府諮議叅軍每忘日營齋必躬自灑掃
泣涕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

孟猛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
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

周確為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越起
為中書舍人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為太府卿歷太子家
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為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
程文季父霽洗為臨海太守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為超

武將軍仍防郢州文季性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
沈君理為東陽太守以父憂去職起為信威將軍左衛
將軍又起為持節都督東衡二州諸軍事任威將軍東
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為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
奪情者三竝不就

陸繕字子繕少有志尚以雅正知名父任梁御史中丞
及繕為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後位至左僕
射

袁憲尚梁簡文帝女南沙公主武帝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母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父君正為吳郡太守憲至宣帝太建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南康內史

徐孝克陵弟也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宣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

果內袖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
母斌以實啟帝帝嗟嘆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
前饌並遣將還以賜其母時論美之陳亡隨例入關家
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
克遂嘗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
之焉

王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外
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

孤入船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梢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庾持字允德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位大中大夫

江德藻性至孝事親盡禮藻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位至新淦令

陸瓊年十六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後為吏部尚書丁母憂哀慕過毀

蔡徵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

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父景歷以
為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位至給事中

姚察為南郡王行叅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
金陵隨二親還鄉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處察
家口既多竝採野蔬自給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
糧粒嘗得相繼後為太子僕父僧垣入于長安察蔬食
布衣不聽音樂僧垣凶聞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
喪制始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遣中書舍人司

馬申就宅發哀乃勅申專加警抑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察累年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見其柴瘠過甚為之動容陳滅入隋開皇十三年襲父爵北絳郡公察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垣相見相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歔

魯悉達幼以孝聞及為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遺疾卒

歐陽頴字靖世長沙臨湘人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位至征南將軍

張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補湘東王國佐常侍

常翹字子羽少有志操弱冠喪父以哀毀甚重致疾撫孤兄子以孝義著稱位至宣城太守

謝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一二日

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
親族莫不奇之年十四丁父艱號頓于地絕而復蘇者
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喪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
貞復然從父洽從兄嵩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為貞
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
誰養母耶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
陵陷沒入周為趙王侍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厚相禮
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

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武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子暉還國後為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後主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啟固辭勅報曰省啟具懷雖知哀筑在疚而官俛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

來候貞見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常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涕泣不能自勝祚等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位至招遠將軍

阮卓父問道初隨岳陽王出江州卒焉卓以後主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父所終因遺疾而卒位至招遠將軍

後魏許謙初為符維所請之和龍未幾以繼母老辭還位至招遠將軍

崔玄伯為黃門侍郎從道武幸鄴及車駕還京師次於嘗嶺道武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道武嘉之賜以牛米因詔徙人不自進者給以車牛

崔懷順父邪利仕宋為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於郡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尅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

張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太武聞而嘉之
高猛虎為鄴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
乞伏保父居獻文時嘗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
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太子左率申垣兄女也歲餘
居卒申撫養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保奉事孝謹初無
恨色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
不白知出為道善鎮將申年八十餘保手製馬輦親自
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保解官奉喪還雖復為長兼南

中郎將卒

崔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嘗曰沒親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叅大謀賞獲豐厚牛羊善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位至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

陸麗性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位至撫軍大將軍

寇臻字先勝年十一遭父憂居喪以孝稱後為中州太守以母老屢求解任久乃從之

李東字休賢父遵坐通西賊伏誅東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因屏居鄉里位至司徒諮議叅軍

慕容真安為征南大將軍濟南王白曜之子父事誅時人寬之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

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死遂自縊焉

鄺惲為長孫稚行臺郎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為父夔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寇治為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父亡雖久而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帳幃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淚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

房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

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為奉朝請司
空祭酒

宇文延瀛州刺史文福子也延為員外散騎常侍以父
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
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閣福時
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髮盡於是勒衆
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

韋雋字穎超早有識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謙

讓為州里所稱

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二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嘗著垂裙皂帽位至下邳太守

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尤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雍終身不食肝位至給事中

崔仲哲生為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位至司徒叅軍假寧朔將軍

崔康為左光祿大夫去職少子季良風望閒雅為太尉
長史及康還鄉良亦去職歸養

崔鑒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時被徵尋以其母老固辭
鑒後位至徐州刺史

陰孟貴性至孝每向田間耘耨早朝拜父世隆來亦如
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
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平甯嘗順陽馮翊

田文宗上谷侯法雋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位至武威將軍

宋繇字體業生而父遼為張邕所誅繇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位至安遠將軍

崔勉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後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毀過禮病卒

崔孝政字季讓十歲父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為之悲傷

汝南王越辟行叅軍

張敬伯平遠將軍讜之子也讜卒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

張彛為黃門侍郎從孝文南征母憂解任彛居喪過禮

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年貌毀瘠當世稱之

崔光韶亮從父弟也光韶事親以孝聞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諮議固辭不受

崔敬友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命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

崔光本名孝伯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孝

文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

甄琛為侍中領御史中尉免歸本郡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服未闋復喪父琛於瑩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功十餘年中墳成木茂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貞為縣囚執貞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

忿爭本無餘惡真以誤謬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
旦夕慮兄弟五人竝幼冲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
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
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
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孝文詔
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崔休字惠盛為尚書左丞宣武初以弟亡祖父未葬固
求渤海於是除為雒州刺史在州數年母老辭州許之

裴延雋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為幽州刺史後母隨延雋在州遇重患延雋啟求侍母還京療治仕至平秦太守

裴仲規為司徒主簿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陽固為雒陽令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

辛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無恙垂淚久之位

至揚州征南府長史

辛雄字世賓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世所稱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

袁聿修字叔德翻子也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位至撫軍將軍

令狐仕猗氏縣人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

母孝著鄉邑

皇甫奴河東郡樂戶同郡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至孝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動傍隣

楊引武鄉襄垣人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

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

樊子鵠為殷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趨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

郭文恭仕為太平鄉今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陪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奏聞標其門

閭

趙琰字叔起父溫為揚難當司馬苻堅亂琰為乳母携
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之後
為淮南王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
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
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歲
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菜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陸夸年二十遭父喪鬢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
涕

盧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沉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為僕射李冲所歎美

李顯達潁川陽澤人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鬚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

倉跋滎陽京縣人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

楊玄就安西將軍仲宣之子仲宣為爾朱天光所害玄
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
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日
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
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
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

卷之百五十四
七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王靜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

冊府元龜卷七百五十四